

開放文學－推理探案－毛公案 第四回 施嚴刑屈打成招 泄機關母子反目

桃杏花開月正長，紅蓮不覺滿池塘。 梧桐葉上瀟瀟雨，窗下寒梅又吐香。

話表涿州知州劉子雲貪賊味地，妄動刑法，竟將楊氏素嫵之言只當耳旁風，一拍驚堂木：「好賤婦，不動刑，量你不肯招承。來呀，與我撈起來！」眾皂役哪敢怠慢，趕奔近前，把拶子套在楊素嫵十指上。劉知州把驚堂木一拍。吩咐一聲：「收！」兩旁皂役一收繩，楊素嫵十指連心，疼痛難忍，「哎喲」

一聲昏迷過去，霎時粉面焦黃，汗如湧泉。知州令人以水噴之。

楊素嫵悠悠還轉過來。知州喝問：「速速招來！」楊素嫵含淚口呼：「青天太爺屈殺小婦人了！太爺既受朝廷爵祿，從公判斷，必然子孫萬代祿位高升。」知州冷笑說：「好個潑刁賤婦，真能熬刑！」

王婆在一旁，心中不忍，跪爬半步，向上叩頭，口尊：「太爺，那姚庚私賣弟婦是實，身價三百兩，有他親筆文約，現在劉清手內。劉清一時發了善念，才來太爺台前控告。太爺想情，哪有私逃反來投案告狀之理？」劉知州把驚堂木拍得連聲作響，心中大怒，用手一指，喝道：「好一個膽大王媒婆，無根基的賤貨！你身帶重罪，竟敢替他人強辯！」吩咐左右：「與我把王媒婆撈起來。」皂役答應一聲，將王婆撈起。王婆年紀已老，受刑不過，昏過去了。皂役用冷水噴蘇。

劉知州手指劉清，開言斷喝：「你這無法無天的奴才，與楊氏通姦，傷風敗化，串通合謀，妄告誑詐姚庚。本州若不給你一個厲害，大約也不肯實招。」遂吩咐兩邊：「與我用夾棍！」

眾皂役一聲答應，近前把劉清鞋襪扒下，以麻辮匝頭，腳腕套上三根無情木，知州吩咐：「收！」兩邊皂役一攏，劉清只疼得死去活來。

楊氏素嫵見他二人為己受刑，已明白知州必貪姚庚之贓，心中一想：「我受刑情屈命不屈，為何連累他二人？」遂向上說：「乞太爺開恩，小婦人情願實招。」知州聞言，吩咐：「鬆刑。」楊素嫵說：「我同王婆、劉清原是設謀控告姚庚，為誑詐他的銀錢。」劉知州見楊氏屈招，暗喜，遂畫了供，吩咐禁卒：「將她本人收監下獄，姚庚釋放回家候傳。」

且言毛大巡在衙外候音信，只見姚庚走出州衙，又從裡面走出二差役，口呼：「姚大爺恭喜了！我弟兄二人的手段如何？」

毛公聞言，暗隨在後，竊聽他三人講話。這張龍、李虎下了堂，特意趕上姚庚，誇手段來討謝禮，說道：「我弟兄因這件事費了許多力量，我們非有始有終不可。上下花費六百銀，你打了上風官司，太爺把楊氏三人下獄定罪。也得謝賀我二人才是。」

姚庚說：「你二位放心，我一定重謝，決不食言。」

三人自顧說話，卻被毛公聽明。毛大巡不由心中大怒，遂闖進州衙，走到公案前，向州官深深一揖。知州劉子雲見一濫褻不堪的窮儒，心中有些不悅，勉強開言問道：「你這秀才，家居哪裡？姓甚名誰？為何闖堂來見本州，有何話講？」毛公見問，口呼：「州尊，我學生祖居福建建寧府，浦城縣人氏，姓高名喚公斷。只因前科未中，缺少盤費，難歸故里，因此在外遊學。路過州衙，老父台正斷一案，判得有些不明。故此我學生斗膽面見老父台，請示：「老父台怎知楊氏、王婆、劉清三人合謀誑詐姚庚的銀錢？老父台竟聽信姚庚的一面偽詞，並不嚴究姚庚，反行苦拷楊氏三人，屈打成招，亦不應招監下獄之罪。既食皇家俸祿，理當秉公判斷曲直，方不愧為之父母也。」

劉知州聞言，心中不悅，滿面生嗔帶怒，開言說：「你這狂生，倚仗鬻門秀才，空讀詩書，不知國家法度，竟敢闖衙鬧堂，藐視現任，欺壓當官！本州豈不知第一盡忠報國，第二為國憐民，第三凡民情必須著意詳究，不敢屈了百姓？本州秉公判斷，哪有冤枉黎民之案件？」

毛公微然冷笑說：「老父台素日斷案如神，愛民如赤子，受國皇恩，不貪民財，今日是錯斷。姚庚無理，私賣弟婦楊氏者，皆因那三百銀給姚庚講情，才將楊氏屈打成招，招監下獄。」

依學生愚見，望州尊休枉法冤民，復訊判斷，才是除暴安良。」

知州劉子雲聞聽毛公之言，不由羞惱成怒，無名火起，把驚堂木一拍，喝道：「好一個狂生，實在可惡！明明楊氏私逃，與劉清通姦，刁詞呈控，事已招承，現有她的口供在案，你如何說她冤枉？似此闖鬧公堂，情理難容。本州豈肯輕恕？」遂令左右：

「給我拉下去，責打四十手簡！」眾皂役不容分說，遂把毛公責打。毛大巡大怒，罵道：「好一個賊官，你作的掩耳偷鈴之事，何人不知？你圖了姚庚三百銀，欲治死楊氏、王婆、劉清三人的性命。咱二人結下冤仇如海，我學生若得了時，與你誓不兩立！」劉知州聞言，衝衝大怒說：「好一個誓不兩立！」

遂命禁卒：「把他先收了禁，再稟明府台，再追他的性命亦不遲。」禁卒遂將毛公押進南牢。

毛大巡走進監牢，見牢中盡是些披枷帶鎖、蓬頭垢面、歎氣咳聲、哭啼不止、犯了國家王法之罪人囚犯。毛公看罷，隨定禁卒入了監房，閃目一看，看見劉清身帶鎖索，躺在草鋪之上。毛公近前便問劉清：「你與楊氏、王婆一同入監，為何只你一人在此？他二人今在何處？」劉清見問，睜眼一看，見是在岔路相遇的那位先生，含淚說道：「休要提起，聽了你的勸言，來替楊氏鳴冤。誰知知州作對，不容分說，我們三人屈打成招，送進南牢。楊氏與王婆另有女監。」遂問：「相公，你為何也收進監來？」毛公說：「你們哪裡知曉？我在外邊聽信，誰知二差給姚庚用銀打墊。賊官貪賄，遂將你們三人屈打成招，招監下獄。是我一時不忿，闖衙鬧堂，與州官頂嘴作對，戒笞我四十手簡，把我收禁。」劉清聞言，方知知州圖了賄賂之事，咬牙發恨說：「好賊官，你不怕上司知曉拿問？我劉清有朝一日出監，必然上控，告知州圖賄屈良！」

不言二人閒談，且表惡人姚庚花費六百銀打了上風官司，在外邊又延遲了數日，方回家門。高氏安人正然盼望病人回家，忽見姚庚回來，不見次子夫妻回來，心中納悶，遂笑問道：「我兒，你回來了？你弟並你弟婦為何不見到來？」惡姚庚見問，故意含笑謙：「母親放心吧，現今老二的病見好，請醫調治，留下弟婦在那伏侍，令我回家照看，不久也就回家來了。」

這逆子姚庚一片假話，把安人哄信，說：「我兒，難為你一路辛苦。回房歇息去罷。」姚庚答應一聲，走進自己房中。

劉氏迎面相問：「大事怎樣？」姚庚遂將同王婆將楊氏賣與劉清，三岔路交人，不知為何王婆、劉清順了楊氏，告到州衙。

二差役前來拘我到案，言我私賣弟婦，王婆為證。我無奈花費六百銀上下打點，州官將他三人屈打成招，招監下獄，大約這三個人難保性命等情，說了一遍。劉氏聞言，心中甚喜，說：「當家的，這六百兩銀花得值。楊氏在監，如何受得了牢中折磨之苦？大不過十天半月，一定廢命監斃，除了後患。」這惡婦講話，不防卻被玉磬在旁句句都聽在心內，不由吃驚，心中不悅，暗想：「我爹娘作事越理胡行，作此絕情絕義之事，恐青天不容。倘若祖母知覺，一定性命難保。」心中傷感不已。

次日清晨，玉磬上學，來到書房之內，見大公子金鐘先在學堂唸書，玉磬問：「哥哥，你今日來得怎麼太早？為何不見先生在書房？」大公子金鐘見問，口呼：「賢弟，你有所不知，師傅方才有人來請，出門去了，命咱們用心唸書，去去就回。」

玉磬聞言說：「既然如此，咱兄弟二人須要遵師命，好好唸書。」

遂對面相坐，高聲誦讀。念了一回，金鐘忽然想起父母，不由得一陣傷心，撲簌簌落下淚來。玉磬見金鐘眼中落淚，就知他是思念父母，故意的開言便問：「哥哥，你正然唸書，為何卻又落淚？所為何來？」金鐘見問，說：「兄弟，你哪裡知道？」

我這幾日心中只是想念你叔孀，故此傷感。」玉磬聞言，不由得點頭歎氣，口呼：「哥哥，從今你看不得我的叔孀了。」金鐘忙問：「這話從何說起？」玉磬歎了一聲：「咳！咱兄弟二人原是至親骨肉，我方實說。」遂將姚庚與劉氏定計之言、孀孀坐獄的事言了一遍。金鐘忙問道：「此話是真是假？」玉磬說：「這是我昨晚竊聽的，哪有虛言？」

金鐘不聞則可，一聞此言，只嚇得面目焦黃，一口氣堵住，半晌未說出話來。緩了一刻的工夫，方說出話來，口稱：「兄弟，多承你美意，告訴與我。」遂走出書房，一直竟到祖母房中放聲大哭。高氏安人忙問：「孫孫因何這樣痛哭，快快說明！」金鐘見祖母相問，口呼：「奶奶，不好了！可坑殺我了！」

孫孫的母親被我伯父誣出家去，暗通王婆，將孫兒母親賣與姓劉的，又不知怎麼著我母同王媒婆並姓劉的在涿州控告我伯父私賣弟婦。州官准狀，派差持票拘我伯父當堂對詞。我伯父用銀錢買通知州，將我母屈打成招，招監下獄。這事如何是好？」

老安人聞言一怔，遂問：「金鐘，此話從何而起？」金鐘見問，遂說：「玉磬在學堂對我所言。」老安人聞言，如站高樓失足、揚子江心崩舟的一般，天旋地轉，半晌還過氣來，眼中垂淚，不由得哭出聲來：「我那苦命兒媳！不料竟被狼心狗肺忤逆惡子姚庚夫妻所害！咳！我還要這條老命作嘛？我去與惡子拚了罷！」遂連哭帶嚷，竟奔姚庚這邊來。

這驚動了惡子姚庚、潑婦劉氏，兩口子正在屋中對坐閒談，議論此事，忽見老安人兩步當一步走進房來，用手一指，連哭帶罵：「好一個畜生！你怎麼將楊氏誣出家門去，私自將她賣了？若不把她設法救出南牢，咱兩個今朝以死相拚，休想活在世上！」惡子姚庚聞言，知此事洩露機關，羞惱成怒，不由得心中動怒生嗔，無名火起，用手一指老安人，說：「你休要如此無理！」不知逆子姚庚說出何言，且看下回分解。